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宋十一之一 忠節

韓通 楊業 王貴 康保裔 秦傳序 張旦

裴濟 董元亨 馬遂 曹觀 孔宗旦 趙師旦 蘇斌

彭汝方 丁仲修 宋族 陳遵 黃友 李遵 劉用

傅察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李涓 霍安國 郭永

韓通太原人在晉以勇力應募稍補騎隊長漢祖召寘帳下從
討杜重威進銀青階開國加檢校左僕射隱帝遷奉國指揮使
乾祐初周祖統兵伐河中知其謹厚命以自隨先登身被六創

以功轉都虞候鎮大名奏爲天雄馬步軍都校委以心腹及入汴預有力焉親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胸都巡檢河水大溢灌河陰城命率廣銳卒浚汴口渠部築其城剏營壁完日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郊恩正授節度使劉崇南侵命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之捷于高平復除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攻并州城俄班師移鎮曹州加檢校太保世宗卽位又命與彥超浚胡蘆河由深冀間東西數百里峻其堤塼以扼契丹奔突遇遼兵至通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東鹿鼓城并祁州城值大兵後遺骸布野悉收瘞之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嘗領百餘騎督役契丹奄至與戰會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皆旬日畢尋攻奏鳳以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

候入大散關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之論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征淮南幸壽春邇皆爲京城內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時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廣舊城街道纔半歲而就追敘秦鳳功改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淮南平改歸德軍詔往河北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帛卽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命爲陸路都部署石守信副之又命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補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建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復命通董其役師還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移領鄆州陳橋之變通在殿閣聞之自內廷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遇軍校王彥昇于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

及閤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宋祖聞之大怒。罪彥昇不當專殺。以開國之初。不及加譴。卽日下詔。褒通臨難不苟。盡忠全節。特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通剛直寡謀。言多忤物。頗肆威虐。人謂之韓瞎眼。與宋祖是交。久情好甚篤。其子頗有智略。史亡其名。見宋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不聽。後宋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遽命去之。

楊業。太原人。初名重貴。父信。漢麟州刺史。業幼倜儻。頗任俠。善騎射。好收獵。弱冠以騎勇聞事。劉崇爲義子。改姓名劉繼業。授保衛指揮使。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征太原。扞城東南。頗殺傷。三帥及劉繼元降。猶據城苦戰。太宗素聞其名。令繼元招之。業乃北面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令姓名以爲防禦使。右領軍衛大將軍師還。授鄭州刺史。以其老于邊事。素爲契

丹所畏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密封藥裝厚加賜予
太平興國五年二月領麾下數百騎自西徑出至鴈門北口破
契丹兵十萬殺其駙馬蕭咄李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卽引去
戍邊者多忌嫉潛上謗昏帝不問封以付業雍熙三年副潘美
北征以蔚州刺史王侁順州閫練劉文裕襲其軍進拔雲應寰
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失利班師令以所部護遷四州之
民于內地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
押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朝廷止令取數州
之民今寇兵益盛不可與爭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
朔守將俟大軍離代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敵必來
拒卽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列強弩千人于谷口以騎援
于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侁沮其議以爲領數萬精兵而

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贊成之業謂此
必敗之勢佚曰君侯素號無敵今乃畏死耶對曰業非避死將
伺其便立寸尺功以報國耳顧時有未利徒負國恩殺傷士卒
今諸君責以不死當爲先行又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
家谷口曰諸君子此與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俟業轉戰至此
夾擊收之不然無遺類矣卽領麾下陣于谷口自寅至巳佚使
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反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緣
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麾兵却走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
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勉衆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
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覆
焉因嘆息上遇我厚期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
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下詔褒贈太尉

大同軍節度使賜其家粟帛降美三官旣與文裕皆除名爲人
目不知書忠烈武勇出于天性兼有智謀練習攻戰屢立奇功
所向克捷號楊無敵愛惜士卒與共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
罽但挾纊露坐日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朴而業怡然無
寒色爲政簡易務盡下情懷之以恩人樂爲用敗時語其麾下
尚百餘人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宜各還報天子徒與我俱死無
益衆皆感泣不肯去遂皆死無一生還聞者皆爲流涕錄其子
延祚延訓供奉官延瓌延彬並殿直 同鄉王貴廣順初補衙
士入宋累遷至散員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領勝州刺史太
平興國二年出爲淄州刺史從潘美北征攻沁州頗立戰功亦
爲遼兵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遂遇害年七十三擢
其子文晟供奉官文昱殿直

康保裔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父再遇，爲宋龍捷指揮使，從征李筠陣死。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爲東押班。父死，代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都虞候、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澶州團練使，尋知代州。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以其母老，召還。賜上尊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使歷并代、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日暮，約大將范廷召詰朝合戰。遲明，大陣爲契丹所覆，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毋苟免，義也。」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蹀躞塵深二尺。兵盡矢絕，外援不至，遂沒。時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贈侍中，諡子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洛苑使，繼明內園副使，繼宗西頭供奉官。

孫惟一將作監簿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以金帛封陳國太夫人妻封河東郡夫人保壽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餘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賜器玩以償上知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于取軍厚于撫宗及卒家無餘財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鹽峽巡檢使監開州軍李順亂王繼恩不能弭衆縱所部劫掠子女金帛軍士皆無鬪志賊黨張餘復陷嘉戎瀘渝諸州萬開八州奄至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顧士卒誓以死守及乏食悉出糞糲服玩市酒肉以餉衆皆感泣力戰城壞遂赴火死家寄荆湘間子與迥峽求父屍復溺死時謂父死于

忠子死于孝。奏至太宗嗟測錄其次子照殿直昉三班奉職賜其家錢十萬。

張旦趙州人。勇敢善射。以經學中第。官國子博士。淳化中。知陵州。舊無城。募州兵不滿三百。李順黨數萬來攻。旦修戰具。置鹿角。驅市人戰。大敗之。殺五千餘人。獲器械萬計。詔書褒獎。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由是知名。上官正薦知雅州。賜金紫。真宗遷兵部員外郎。改尚食使。知德清軍。景德中。契丹入寇。旦與虎翼都虞候胡福副指揮尚祚及其子利涉率衆奮擊。福金創偏體。猶奮劍轉鬪。矢無虛發。麾下已盡。獨挺刃殺數十人。祚能運大槊。所斬首拉脅者亦百餘人。衆寡不敵。遂與指揮使張睿劉福都頭輔能等並死焉。上嘉其忠勇。遣使訪遺骸。惟得胡福屍。命其子厚葬之。贈旦左衛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利涉崇儀副使。錄

其四子官贈胡福洺州團練使尚祚濱州張膺濱州劉福臨州
並刺史輔能等並諸衛率府副率又邯鄲令李晦辭赴任值道
梗留德清同拒敵侍禁夏承皓部兵至大名界遇敵皆戰沒贈
晦辭工部員外郎承皓崇儀使時又贈受事河朔而沒者殿直
劉超供備庫使入內高班李知順六宅副使奉職胡虔等三人
內殿崇班各錄其子及賜其父金帛以其事詔諭天下以勸忠
臣

裴濟字仲溥唐相耀卿入世孫少事晉邸以同輩忤被譴出
補太康鎮將未幾譖者坐法太宗知濟可任補殿直爲天威軍
兵馬監押平太原征幽薊迎謁陪扈監易州軍契丹攻城不能
下以勞遷西頭供奉官太平興國末江表盜起命爲巡檢遷崇
儀副使召還爲使監威武軍戍兵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

呼官軍至濟度其妾及旦果有敵兵遁去太宗嘉之遷西上閤
門使定州都監就加行營鈐轄尋知定州契丹三萬騎來攻濟
逆擊于徐河斬數千級獲牛馬鎧仗甚衆淳化初爲鎮州行營
鈐轄與李繼隆擊賊于唐河濟短兵陷陣賊大敗走優詔褒美
初繼隆以濟性剛不悅之及是恨相知之晚歷四方館客省二
使連知定州徙天雄軍鈐轄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
春日迎土牛酌奠始畢有卒挾牛首去濟察知欲爲變亟命擒
之果有數十人竊發已劫郡間矣悉蒐捕正法軍民肅然在鎮
定十五年威績甚著名還知天雄軍李繼遷叛領順州團練使
知靈州兼都部署至州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
其年清遠軍陷夏人大集蕃部來攻圍城斷餽道孤軍絕援濟
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上聞嗟悼特贈鎮江

軍節度使夏人因其平日在諸使中甚有聲望亦痛惜之景德中妻永泰郡君景氏卒特詔追封平陽郡太夫人諸子德容等並優進秩給俸終喪後德容至虞部郎中德基如京使德豐德興皆殿中丞兄麗澤弟麗正並及第麗澤至右補闕麗正至金部員外郎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官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時方冬至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卒衆莫知所爲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振甲露刃排闥而入曰大王遣我索軍資庫鑰左右皆奔潰元亨據按叱曰誰爲大王乃妖賊求死輒敢弄兵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至曰今日庫帑皆大王所有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大罵用遂殺之攜鑰去又開封人馬遂初隸龍衛軍補殿直改三

班奉職聞王則叛詣留守賈昌朝請討昌朝因使持榜入州招降既至則盛服延送飲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憤甚欲殺則無兵仗時張得一在側遂冀其助已數目之得一不爲勦遂奮起投杯抵則直前扼其喉毆之流血被面顧左右更無繼者賊黨攢刃聚譟至石慶斷遂一臂臂猶不絕口縛至廳事前支解之事聞仁宗嘆息贈元亨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遂贈宮苑使封其妻旌忠縣君官子五人賊平獲郝用石慶剖心以祭

曹觀字仲賓修禮子出繼從父修古以蔭授建州司戶叅軍陞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亂時太平久人不知兵州卒僅百人不任戰鬪又無城隍以守或勸令遁去觀正色叱曰吾父爲忠臣吾豈偷生以辱父乎敢言避者斬乃取州印自佩與妻訣麾都監陳睢引兵迎擊鄉丁乃手繼之賊衆百倍睢敗走鄉丁亦

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梓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妻以女觀怒晉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食天子祿豈從爾苟生耶幸速殺我賊徒置舟中觀不食者累日密探懷中印授從者使問道來上賊知觀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聲不絕投屍江中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氏避賊亦死于林岫封彭城郡君賜冠帔又贈修古工部侍郎母陳氏潁川郡君後田瑜安撫廣東爲觀立廟封州同時邕州司戶叅軍孔宗旦魯人寇未起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大溢宗旦占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瑛瑛不聽未幾橫州破卽載其親往桂州曰兒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州破被執賊欲生之任以事宗旦叱晉不從與都監張立成俱被害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又有知康

州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從子也以廕試將作監簿累遷
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斷治出已吏不能名一錢棄物道上
無敢取者以薦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右贊善大夫移知康
州儂賊薄城州僅有兵三百師旦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
稍却度明日賊必大至語其妻曰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
死無益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逃師旦與監押馬貴部士卒
爲固守計夜紆臥如平時遲明攻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奮曰
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感動願爲國家死城破與貴還州據堂
而坐智高麾兵鼓譟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俄僚朝廷負若何
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年
四十二衆無一人逃者州民爲立廟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氏
長安縣太君錄其子覲右侍禁覲將作監簿弟師涉大理評事

師旦美容儀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樞過江山縣人迎喪哭祭于路。絡繹不絕。復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開門抵候。與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晉江人。登進士。授南海簿。調陽武尉。緘本起儒者。嘗馳馬手斬劇盜李府尹。買昌朝驚曰。儒生乃能爾耶。以薦遷秘書丞。知英州。儂寇陷廣城。緘奮曰。廣去吾州近。危而不救。非義也。卽募士數千。委印于提刑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土人黃師必爲賊謀。主緘擒斬其父。復捕殺羣不逞爲盜者六十餘人。招誑誤六千八百人。使復業。屢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略物。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遁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時諸將皆罷。緘

獨有功。仁宗喜，換爲供備副使。廣東都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服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賊亦貶房州司馬。監越州稅十餘年，還知廉州。熙寧初，授如京使，廣東鈐轄進皇城使，知惠州。諜知交趾將入寇，連以書抵帥臣沈起，劉彝皆不爲意。蠻賊圍邕，緘閩州兵得二千八百名，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戒曰：「吾兵械旣具，蓄聚不乏，宜固守以邀外援。若一舉足，則羣心搖矣。」衆皆聽命。緘選勇士擊舟逆戰，斬蠻酋二人。邕旣受圍，緘晝夜勞苦，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賊爲雲梯濠洞以攻城，緘悉焚之。計窮，且引去。或教賊囊土傅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率傷卒巷戰，愈力。曰：「吾義不死。」賊手急還州治，悉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城中民五萬八千餘口，感其義，無一人降者。蠻

遂盡屠其民事聞神宗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賜都城
甲第一區鄉里土田十頃官其子子元西頭供奉官開門祗候
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褒贈同死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
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彭汝方字宜老汝礪之弟初蔭爲榮陽尉轉臨城簿豐稷辟留
守南京司錄叅軍宣和初通判衢州權知州事方臘起衢與接
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
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
忠毅官其家七人 同時死者有丁仲修字敏之溫州人臘黨
俞道安陷樂清將渡江郡遣仲修帥鄉兵禦之時巡檢陳華已
死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八接橋橋斷馬蹶溺死
賊至帆遊夏祥遣輔褒迎戰數十合亦死最後仲修力屈死于

樂灣 宋旅字庭實莆田人登進士官奉議郎知剡縣賊犯越縣吏聞風多遁旅獨與民拒守賊衆大至躬冒矢石力不敵而死越帥劉幹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 項德者武義人爲禁卒賊陷婺武義隨沒德率敗亡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輩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鷹鷂手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賊乘夜盡銳邀之戰死黃姑嶺下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祀之 詹良臣字元公分水人以恩得官調縉雲尉臘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霍成富用臘年號剽掠至縣良臣率弓兵出禦之爲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不屈賊怒縛其肉使自啖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二人

陳遵字亨伯永州人登進士知華縣有治績蔣之奇馮京許將
交薦知雍丘以父祐甫喪歸服除爲廣西運判蔡京啓鑾繼
遵論其非京怒罷之尋起知商州入累遷給事中請外以直秘
閣爲河北轉運遷江淮發運使朝廷方督餉餉運集壅塞遵與
呂城陳公二塘達于渠漕甫通而朱勔花石塞道官舟爲阻遵
捕繫其人上章劾帝爲駭勔舟人進遵微飲關待制方臘亂
詔以屬遵奏言方臘始起衆不及千今已過萬東南兵弱勢單
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乞發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
庶幾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開府
于杭州縣官用度百出遵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
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通行天下有經總制
錢名自兩人始也徙河北都轉運使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

官至光祿大夫。歷知真定、河間。徙中山。金人再至，冒圍入城。堅壁拒守，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朝廷議割兩河地，遣弟開封少尹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遣遙語曰：「主辱臣死，弟素以忠孝自處，寧當賣國乎？」適涕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適乃益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固遣之，振懷異志，潛挾刃入府，害適于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惟長子鉅官淮南獲免。旣而帳下卒謀而前，執振，碎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宋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事聞，贈特進，遣性孝友，寬厚長者任部使。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禱，願不逢貪濁官吏，嘗劾罷王仲瑛。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惲、謝克家、何鑄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適，山衛尉少卿，爲光祿卿。金人執之北去。後十年死雲中。

黃友字龍友平陽人自少不羈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
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遊邂逅帥劉法奇之延致
門下常爲詩以吊高永年之死後恤典不及永年其子以友詩
進徽宗覽之遂加贈諡友亦免省試賜進士第歷永嘉瑞安二
簿有政聲方臘起檄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婆寇復作友請
往諭之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毅賊衆持釘一棹置
其前友正色叱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
貼然婺人圖像以祀擢通判澶州會郭藥師叛燕士響應友獨
率兵數千與戰躬冒矢石唇齒破裂欽宗卽位制使詹度奏友
久服武事籌略過人丞相何桌薦之名對上爲稱嘆資予甚渥
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叅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復遣兵三千
奪榆次糧萬斛明日大軍追榆次十里止舍友亟白師中曰營

地非利將三面受敵師中不聽追曉兵四合矢石如雨益以鐵騎衝突將士奔潰友被執金人逼降之友不屈厲聲大罵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友體貌英偉謀盡機密山人意表忠誠許國根于天性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吾必死國難他日收吾骸以足心黑子爲識。後果如其言。

李邈字彥思清江人唐相適之後少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初蔭補齊郎調安州司理連監酒務竹木擢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以忤童貫由承議郎換右列爲莊宅副使歷知信安霸州副遼國賀正使還貫將約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第以語動之使附已邈不應運使沈積中摺其罪免官久之盜起浙東起幹當江淮兩浙制置司公事擢知嚴州貫復欲以西師入

燕趙謂方臘小醜方其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何可遽移之北乎因言國家與遼素爲唇齒當協力共圖金人不當滅之以自速禍貴不能用遂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遼知涿州辭不赴嘆曰禍自茲始矣及京師被難詔趣入見上不時賜對問禦敵方略遼言自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至于勝負兵家之常陛下無過憂乞以諸道兵盡畀種師道使見可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任國事者上稱善耿南仲沮之使守京城西壁遼又言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用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乞骸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樞密副都丞旨山爲河北西路制置使會措置西塘濤屯田弓箭事遼言其不可坐奪職金兵入復其舊官

領青州觀察使知真定府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
選論民共爲死守計民恃選爲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買粟十
一萬石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至
間道上聞不報城被圍選與都鈐轄劉翊率衆晝夜搏戰相持
四旬金初攻北壁翊拒之陽徙攻東城選復趣翊往應越再宿
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堞而上城遂陷選將赴井左右持之
不得入執見幹離不肯使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
顧拘于燕山者三年欲令知滄州選拒之因說以天下強弱之
勢謂當及此時歸二帝反兩河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不
聽會金人禁民漢服選憤詆毀甚力至撻其口僧吮血嘆之翼
日自削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臨刑顏色不變南向再拜
端坐無人爲之流涕高宗贈昭化軍節度使諡忠壯 翊以古

州防禦使轉其定路遡就快。胡僧督左右巷戰。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爲敵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自縊而死。

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自幼嗜學。同輩或邀以嬉遊。不肯就爲。

文溫麗有典裁。登第調青州司法參軍。娶趙抃女。

詳載弘道錄

歷永

平淄川丞。平居恂恂喜愠不形。遇事若無可否。非其意舉然不

可犯入爲太常博士。遷兵吏二部員外郎。恬于勢利。故人鼎貴

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

正旦使至韓城鎮。使次不寒暑數日。金數千曉。人作盟之上

馬行次境上。察知有變。辭曰。迂使入故例止。此卽易其馭者。擁

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幹離不導。使下拜。察曰。吾若奉使見汝

國主。則當致敬。今來迎客被脅至此。二太子雖貴。尚爲人臣。彼

此當用賓禮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彼此之稱凡
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言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
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于盟而動意欲何爲還朝當具
奏之幹離不叱曰爾尚言還朝耶左右促使拜捧之什地衣袂
顛倒察益挺立不顧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雖欲拜何可得耶
麾使令去至燕竟殺之年三十七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
遺骨令虎翼卒沙立負以歸副使蔣璽及官屬侯彥革歸皆能
道察不屈狀帝哀而壯之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賜諡忠肅
張克戡字德祥者曾孫也登進士知吳縣吳大姓怙勢一裁以
法姦猾屏氣狀聞名拜衛尉丞從弟克公劾蔡東京修怨并黜
克戡踰年起知祥符歷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庫部員外郎
宣和七年知汾州金兵圍太原遣將銀朱孛董來攻克戡畢力

扞禦漸欽附燕人欲爲內應者數邀勁卒撓敵營出其不意敵懼引去諭功加直秘閣靖康元年金兵復至克戩與經略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協力固守宜撫李綱表其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及太原不守思正率灝宗奔磁陽城中如無固志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玘相繼亡克戩下令曰太原旣陷吾固知必亡然義不忍負國且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兵民其各自爲謀衆皆泣涕同聲對曰願效死聽命乃益厲兵備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募士開道上疏具述危急之狀不報金復破平遙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里作攻城器具屢遣諭降不應十月朔金益以萬騎來攻有欲出降者克戩手斬以徇諸敵列城下克戩登陴極口罵詈發礮中一敵斃之度且少城

且破乃草遺表及別妻子書。絳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瑩。克戡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預歸署朝服焚香南向拜舞。引決自盡。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爲之立廟。事聞贈延康殿學士。賜銀絹表其閭。紹興中謚忠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人。登進士。疏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便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列于上籍。宜和三年召至京。值方臘起。上言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外一切罷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旁附毋以多殺爲功。許王黼意除趙鼎。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盜遂平。改知汾與解州。徙陞德府。金罔太原。確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惟秦不可守。汴亦

不可都矣。敵旣得勝。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兵將皆出邊戍。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猶足以抗敵。不然。惟有一死報陛下。叩書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速降。確乘城拒守。有獻謀自東城可潰。圍出。確怒叱曰。頭可斷。腹不可屈。遂力戰死。欽宗聞之。悲悼。贈述古殿直學士。名見其子宗日卿。父得死所矣。嘆息者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父克勤。禮賓使。贈澤州團練使。昭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募驍銳千餘人。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者。出其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乃乘夜縋兵出。薄其營。敵果驚。亂城上鼓譟。隨之殺獲甚衆。其長悟兒思齊以逆盾自蔽。介而

來邀昭與計事。昭常服登陴見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入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今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取禪位詔赦殺之。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政過不吝。汝尚未知。今天子聖政一新。平時諸城降者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無所施。昭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圯壞。昭知不可支。還坐廳事。召諸校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污。幸先戕我家。然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以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遽起殺其幼子。盡驅家人納之井中。覆以土。令將士盡殺其妻孥。曰我與爾曹俱無累矣。部落有陰與賊通者。報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乃躍馬從缺。城卽馬蹶墜堦。賊驩曰。

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按劍。賊無敢前者。旋申矢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疏言。屬門重鎮。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朝廷不省。金人圍代。急抗呼其二子。帶古稱。誓曰。吾昔語用事者。旣爲空言。不幸重圍。旣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能不戀妻子乎。若聽吾言。當先令家屬自殺。然後赴義。二子泣曰。惟父命。是夕家人皆次第自盡。城破。父子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孫益不知何許人。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小鞠鞅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無功。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而斬其持書來者。及太原受圍。被命往救。時金人勢張甚。部下

皆知衆寡不敢或獻計曰兵法攻其所必救若引兵北擣雲中
彼將士室家在焉可不戰而屈也蓋曰此策固善奈違君命何
遂躍馬突圍直抵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
每領貴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初至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
掾屬禮待異于常僚出師之日屬以後事益死衆議開關迎敵
谷爭弗得嘆曰吾不忍負孫公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
刃脅之不從亦見殺

李渭字浩然駙馬遵易曾孫初陸爲殿直易文階至通直郎知
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檄召天下兵鄂郢縣七當發二千九百
人皆未集渭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渭曰事急
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卽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
二縣兵始至合而前王蔡天大雪聞敵至卽結陣以待少頃游

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
乘勝追北十餘里與敵遇飛矢蟬集二縣兵舍去涓獨血戰死
年五十三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

霍安國史失其家世燕山之役以直秘閣爲轉運判官宜和末
知懷州路允迪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進右文集英殿修撰靖
康元年金人圍城安國扞禦不遺力與鼎澧兵共守拜徵猷閣
待制竟以不支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
四行問不降者爲誰曰守臣安國通判州事直徵猷閣林淵兵
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謐于潛鼎澧將沈
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罕令引于東北鄉望其國拜皆不屈乃
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
殿學士

郭永元城人博學通古今身長七尺鬚髯若神藏書至萬卷爲文不求人知性明決見古人名節未嘗不慨然掩卷而尤慕顏真卿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叅軍州守武人爲姦利永數引法裁之守雖怒繆爲好言以薦後欲變永具獄永力爭不能得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有惠政人稱自設縣令以來無與比者調東平司錄參軍臨事裁決無不曲中通判鄭州隨軍燕山爲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直復陵之至壞目折肢永見藥師詰曰朝廷負將軍乎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上推赤心禮遇無所不至今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陽謝然無愧容永退語撫司王安中曰他日召亂必此人也已而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兵南向所過城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至大名聞之急

弛濠魚之禁人爭出漁水不能合遂睥睨而去遷河東提點刑
獄留守宗澤檄永與杜充相犄角守大名衝要之地永朝夕厲
兵積粟爲戰守具結援東平權邦彥謀復兩河不數日聲振河
朔已沒州縣復應官軍金亦畏懼不敢動亡何澤卒充去代者
張益謙與轉運裴億皆儼然小人范瑄有邦彥又去劉豫衆寇
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卒晝夜乘城伺間出擊或勸之還冀曰
北門所以遮蔽梁宋若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
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縋城
齎帛書告急于朝乞先爲備賊攻圍益急驅東平濟南悍大呼
城下曰速降則富貴否者無噍類矣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
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亟行城撫循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
堅可守敵不足畏汝曹第努力衆咸泣賀明大霧四塞賊盡發

斷碑殘礎益以礮擊樓櫓皆壞左右蒙盾立者皆碎首城陷永
堅坐城樓諸子環泣請去泣曰巢傾卵覆去將何之益謙億率
衆迎降賊責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爲辭賊遣騎召永
承徐正衣冠南向再拜易幅巾而出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
曰我也金人素聞永名且奇其狀貌欲啗以富貴永瞋目唾曰
恨不墮爾以報國家何富貴之云粘罕麾使去永引手厲聲曰
願速死亟驅義兒滅爾大名人在繫者無不舉手加額爲之出
涕粘罕亦繫者悉斷所舉手殺之永一家皆遇害事聞贈中
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永性忠義開兩宮北狩
號絕什地不食大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杜充初守大名聲
稱甚著永爲畫數策久未暇省永面貴充好名遺寶鬻寒自用
以此當大任鮮有能終者後竟如其言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朱十一之二 忠節

李若木 劉幹 褚承亮 呂山誠趙令 劉汲

鄭驥 劉晏朱副 楊邦父薛良 趙立王復 向于韶

徐徵言孫 李彥仙邵雲 呂國登 唐重郭忠孝

呂祉妻吳氏附 王忠植 楊震仲史次 李誠之秦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初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歷

平陽府司錄濟南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李邦彥與蔡京不相能

欲謝病去若水謂邦彥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

憤默然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耶又言積蠹已久致理

惟艱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
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
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欽宗將遣使往金議以
賦入贖三鎮命若水往召對遷著作佐郎賜今名至雲中見粘
罕甫歸金兵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次中罕守河
兵皆遁澥謀取問道歸若水謂今日正有死耳豈當效潰卒耶
行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扶與俱還及都門以不從和議拘之沖
虛觀獨慶與澥入見所議多不可從因召若水入見言和議必
不可諧宜申飭守備以扞敵帝復命何臬行臬還言金人欲與
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以若水從信宿而歸擢禮
部尚書固辭改吏部侍郎時金主已得中原降表廢帝與太上
皆爲庶人再邀帝出郊若水復扈從以行至帳前粘罕使蕭慶

讀詔有別立異姓爲主之語。退帝易服。舉等驚懼。莫知所措。若水抱帝而哭。呼天大罵曰。若輩敢無禮耶。金人曳若水出。舉敗其面。氣鬱仆地。留鐵騎數十守視之。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言雖過。國相殊無怒意。今日順從。明卽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謝寧勸之食。且慰解之。令歸覲父母。叱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問立異姓狀。對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此議所不忍聞。况敢從耶。粘罕罪宋人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罪。公其尤也。因歷數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異血大罵聲愈厲。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

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

劉幹字仲偃其先京兆人十二世祖翽後唐清泰中官建州因家崇安幹第進士調豐城尉轉隴城令王厚鎮興州辟爲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多缺食幹延致會長就出金帛易粟以餉公私便之遷轉運使歷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幹攝邠延帥出奇兵擒夏人解震武圍未幾夏人願納款衆疑其詐幹謂兵興累年朝廷尚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實亦疲懼吾再舉稍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旣而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請會兵乘之幹曰越境赴約容有他故無何使果至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至再三以後無自取威怒夏人聽命還拜徵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民病鑑湖應奉中宮租太重又督索嚴急幹請蠲之方臘亂幹大修戰守備

寇抵城下擊敗之遂爲童貫所知拜述古殿直學士召除河北河東宣撫叅謀官時契丹兵勢盛燕人未有應者軫見种師道計事卽馳白貫與蔡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必重困中國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涿州降師再出以軫異議徙知真定藥師入朝密奏請留之不報改知建興福州加延康殿學士以言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令守真守軫單騎赴鎮招降賊首柴宏宏本富室不堪征斂聚衆剽殺巡尉統制官軫至卽服罪奏授以官縱黨與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軫力言其非計乃止金人謀南牧軫謀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還泊梯衝示欲攻擊狀軫發强弩射退之欽宗立拜資政殿學士爲宣撫副使救太原軫招募遼州兵四萬先進遇

金人九戰皆捷。斬首數百。金併力禦之。力不敵。師遂潰。將領王彥戰死。太原陷。召入覲。令守京城四壁。宰相沮罷之。京師陷。遣幹詣金營。粘罕素知其名。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軍中方議立異姓。欲以君代正。爲僕射。北向取富貴。在此行矣。幹仰天大呼。退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反以爲可用。夫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予今必死。所以報國。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語備載弘道錄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顯。幹莊重寬厚。與人交極謙謹。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蓋天性也。鄒之裔。孫名頴者。收峒寇有功。諡忠簡。名純者。死邵武寇。立廟封忠烈。幹子子羽。諡忠定。孫珙。諡忠肅。故世號五忠。劉氏云。

諸承亮字茂先。真定人。蘇軾自定武謫官過境。承亮謁之以文。

大爲稱賞宜和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參軍未赴會兵南下幹離不破其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在籍中匿不出嚴令押赴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諸人承亮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時放七十二人及第出身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間石而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棗城縣沒應之卽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諡曰玄貞先生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間曰主德有愆臣忠無變舊史寥寥斯人未見大書特書

高風誰踐

呂山誠字子明誨季子也幼明爽有智略以恩監鄧州酒稅臨事精敏吏不能欺有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賊逃匿由誠親往

招諭賊斂兵聽命以功知合水縣种諤征靈州檄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夫多潰惟由誠所部無失者改知乘氏縣丞相呂大防爲山陵使辟爲屬諤判成都知雅嘉溫郫四州皆有治績靖康初唐恪薦其剛直有家法召至議論不合且憂恪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府未及出關京師陷羣盜所在蜂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圯糧竭晝夜爲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衆至城下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恣亂由誠獨拊循有方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羣盜中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郾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去有胡選者衆尤殘暴來攻示以必取由誠率死士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忽解圍去金兵四集由

破嚴立賞罰屬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寇百道來攻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僚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降之由誠不屈乃先殺其子仍次令佳次山誠及子傑并家屬四十口同被害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走江浙訪出誠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彝于江陰知其同死令佳已被褒典乃懇于朝得贈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及孫恩澤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登進士爲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宜德郎知郪陵縣奉行神霄宮不如令奏徙隆德府通判方士林靈素薦郡人班自有道術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惡之逮自繫獄朝命運使陳知存按驗以實聞改河中府判轉開封推官自盛章等尹京率取特旨果於誅殺汲爲白府奏罷

之以詆王黼謫監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馳驅外服治
兵食以衛京師除新置京西轉運司添差副使駐劄鄧州移書
范至虛勸令以一軍自蒲中趨河陽焚金人積聚斷絕河橋一
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不能從金兵
再入諸道梗絕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禧傳詔罷兵汲語
總管高公純口詔書未可遽信可速進兵公純不得已俱至南
陽問二帝已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高宗立詔鄧州
備巡幸汲廣城池節行闕嚴供具以待就加直龍圖閣知鄧州
兼京西安撫使金人謀知鄧爲行在所命將銀朱急攻京西汲
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兵敗被殺汲召集將吏誓以必死皆
流涕曰諾乃下令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募得敢死士四百
人又令凡仕於此者聽送其家寅出午反衆皆感服未幾南陽

陷命成鼎將兵三千逆戰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奮戰又命
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犄角宗印從間道遁去汲自馳至鼎軍
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國爲之少却俄而儀敗攻益急天下
如雨軍中請汲去不從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事
聞贈大中大夫諡忠介

鄭驥字潛翁玉山人登進士知溧陽縣歲饑民多流亡驥爲悉
去逋藉漕司難之驥曰著令所以定賦今不除則逋愈多賦愈
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破數州民田自建康盤河導太湖以通
大江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以百萬計驥爲條析利病止
之轉通判岢嵐軍改慶陽姚古奏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
嘗撫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爲拓邊錄十卷又集兵將蕃
漢雜事爲別錄八十卷國書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

書爲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晉迄溪巴溫董也世族爲蕃。謝系十卷。錢蓋帥熙州奏辟募下合秦隴金城地大震六城俱壞。驤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繕治。自請董兵護築益棧灘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賜緋衣銀魚。奏董貲欺君罔上。假羌人歸附姓名請辨其真僞。貲怒將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等路提舉常平按格爲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值陝右大稔。奏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立遷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婁宿來犯遣兵據險擊之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翼日城陷。驤赴井死。事聞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諡威愍。仍賜廟額愍節。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來歸授通直郎。令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

賊丁進賊黨頗衆晏所提纔八百騎分爲五隊列旗五色而山而行一色盡復以一色間之累日不絕賊驚訝遂不戰而降遷朝請郎正彥反晏不肯從逆以衆歸韓世忠從追至浦城正彥擒遷一官金人犯建康世忠退保江陰晏領其騎屯青龍鎮金又犯常州郡守請援世忠益以精銳七千出奇大破金兵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會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衆千五百郡人爲立生祠咸方聞宣城命晏往援初至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單騎追之方率其衆迎戰衆寡不敵晏手殺數十人與安撫機宜鄭凝之皆被害賊遂引兵遁廣德權軍事王倚蒼黃遣使招安無敢往者叅軍朱嗣孟素有膽略狀貌奇偉遂以命之嗣孟直詣賊壘爲陳逆順禍福使自擇所處方以迂已殺之儔及判官李唐俊權法司潘偶知廣德

韋績丞蔣夔皆不屈死事。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嗣孟宣教。郎儔及唐俊等皆京秋各官一子凝之。戩之孫也。嗣孟樂平人。登宣和進士。由司戶兼司理。

楊邦乂字希稷。吉水人。爲學博通古今。目不視非禮。入郡學。同舍生紿遊妓館。邦乂愕然趨還。解衣冠焚之。痛自刻責。舍選登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廬建康三都教授。改知溧陽。會薛良顯爲叛卒。周德所殘。惟縣囚趙明力能制之。出明於庭。飲以酒。諭之故。遣去。越日果討平之。建炎三年。金長驅至江。杜充率衆投降敵。鼓行逼建康城。時戶部尚書李昉、董軍餉顯謨閣直學士陳邦光爲守。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遂入城。稅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從。以血書衣裾曰。

願作趙氏鬼。宗弼不能屈。明日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又以首
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哉。幸速殺我。異
日宗弼與稅等宴堂上。出邦又立于庭。叱稅等曰。天子委若等
扞城。敵至不能抗。反共宴樂。尚何面目見我敵。相顧動色。然未
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見。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輩倡亂
中原。天寧久相假耶。行磔汝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殺之。剖
取其心。時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諡忠襄。官其四子。官爲敏
葬。卽其地建廟。額曰。褒忠紹興七年。高宗言于密院曰。顏真卿
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又親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
以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薛良顯字貴
勳。瑞安人。登崇寧進士。累官爲大宗正丞。至江東轉運使。聞周
德之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贈卹良渥。

趙立徐州人少以敢勇隸兵藉木疆不知書忠義出于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梓而斬之以功爲武衛都虞候徐州被圍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氣益厲復壯其勇酌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立奪門出身被重創已死夜半得微雨乃甦奮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敵舟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事奏爲復立廟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人圍楚州急遁守賈敦詩欲以城降杜充命立將所部兵赴之立馳騎往且載且行連七陣而後能達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旣

入城。休士而後拔鍊。詔遂以守楚州。明年正月金復來攻。立命撤磨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輒鈎取。投火中。金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賊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人。奪之兀朮大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爲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兼知楚州。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又不相能。立善爲撫。馭士樂爲用。所俘獲金人磔以示衆。未嘗獻馘。劉豫遣其故人劉偁齎書誘降。立不發書。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乃燒殺偁。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喚曰。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挺大呼。敵驚落馬者不以

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糧道愈梗始受圍。采野生菽麥。及鳧共以食。久之皆盡。至屑榆皮食之。遣人詣朝告急。每夜必焚香望東南拜且泣。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則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憚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俊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諸鎮救楚。東海李彥仙首至。扼不得進。薛慶至揚州戰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獨岳飛自海陵來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息。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兩浙轉運李承自海道致粟萬斛。又不至。金知糧盡援絕。轉攻東城。益急。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向。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忽風轉焚一梯。立喜。登堡道以望。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曰。我不能爲國殄。

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七。衆咸悲哭。以參謀官程括擬使以守金人疑其詐死。不敢動。越旬。城始陷。自金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憚太原。諫州而立威名。尤出其上。金人不敢呼名。計至輟朝。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烈。官其子孫十人。屍得於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立祠。名曰顯忠。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虜虜引兵圍徐。復與少府嬰城固守。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坐廳事。不去語。粘罕曰。死守者我也。他皆無預。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遂與教授鄭襄巡檢楊彭年及閭門百口皆被殺。獨一子僧先去。事聞。贈資政殿學士。諡壯節。立廟號忠烈。官其家五人。薛慶本起羣盜。驍勇敢鬪。能以少擊衆。擢知承州。金人自浙還。欲由運河引舟北歸。畏高郵扼其衝。

乃盡力攻楚慶邀真楊鎮撫郭仲威同往迎敵仲威按兵天長
陰懷顧望訖不行慶引回仲威拒之倉皇墜馬爲追騎所獲承
州旣陷楚勢益孤遂相繼而沒事聞贈保寧軍承宣使官其家
十八

向子韶字和卿宰相敏中曾孫少與楊時友善登進士授承事
郎荆南節度判官累京東轉運副使勅屬郡郭奉世進災餘渡
不可長士論避之建炎二年父憂起知淮寧金人犯界諭士民
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
三將岳景綬欲棄城走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
夜攻城子韶親握甲冑冒矢石率諸弟固守遣其弟子率赴宗
澤乞援未至而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
上欲降之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罵罵遂見殺其

弟子襄子家等與閭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贈通議大夫諡忠毅官其家六人楊時初聞難仰曰子韶死矣茲知其素守云

徐徽言字彥猷閬中人少與劉光世東髮雅故爲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功名大觀二年應詔以材武士名見賜武舉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開門祇候平陽府軍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討西夏有功遷秉議郎會將伐燕太原帥張孝純命招河西帳族定天德雲內兩城童貫嫉其功復棄去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靖康初遷武翼郎閭門宣贊舍人金剛太原分兵絕懷道自關石以北命令不通徽言引三千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聶昌爲金人所劫矯詔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

軍民大恐微言謂朝廷若乘麟府豐晉豈能獨存設有詔猶當
執奏况無之耶乃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皆慰遣
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
益備克吳砦吳堡津遣守領爲九郡都統與晉寧對壘微言出
奇兵襲逐之又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奏官爲守長
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云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
復奏上詔微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微言欲速拔晉寧
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圖之初微言嘗與折可求爲
婚約約夾攻金人至是可求降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微言乃登
陴數以大義可求曰君於我何太無情微言搦弓厲矢罵曰爾
於國家旣恕我尚於爾何情可求走出兵縱擊遂斬婁宿之子
時河東環城皆沒晉寧孤壘橫當敵衝勢相什百微言堅壁持

久撫摩傷殘大得衆心復遣人泅河召遺民逃伏山谷者幾萬
衆浮筏西渡與敵鏖戰河上大小數十合所俘殺過當晉寧本
號天險微言復廣其外城東壓河下墜不測譙堞雄固器械嚴
整命諸將畫個分守敵至則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提金進
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寧俗不井飲寄汲於河金人載焚石
壘河支流城中水絕儲儲沒罄鎧仗亦空微言獨奮枵腹哀折
梁斷刃以死固守旣自度不支取所爲砲機箭格悉焚之曰無
令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勉其兄昌言曰悉力事君無孤國恩弟
今死矣又露章劾光世救太原前却不進遂與之絕一夕裨校
李位石斌飛帛書陰約世宿啓外郭納之微言與太原路都監
孫昂決戰鬥中格殺甚衆退嬰牙城固守金兵攻之微言閉妻
子焚死室中自仗劒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守臣義不污敵手

因自到不殊。左右號救。金人挾之以去。然猶憚其威名。託所親說以冠靴入見。徽言叱曰。命服豈可以入穹廡。婁宿就見。語曰。二帝北去。爾爲誰守。曰爲建炎天子。又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曰。我恨不屍汝。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國制書曰。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鼠輩屈耶。汝當親刃我。不可使人相加。婁宿以戟向之。徽言解襟迎刃。意氣自若。宿飲以酒。徽言持杯擲之曰。吾肯飲汝酒乎。金人知不可屈。并其子岡孫昂同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竊狼專殺義士。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張浚聞于高宗。撫几震悼。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先死。後從孫適守安豐。亦

死蓋世著忠義云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自寧州彭原徙華州家在極邊素有大志閑騎射所交皆豪俠士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剿敵人縱收取其善馬而歸種師中用爲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後以效用從河東軍追陷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昉大與語壯之留爲裨將虜殺澠間金再犯汴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殺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去爲石壕尉堅守三背民爭依之敵攻三背彥仙設伏佯北敵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金人初得陝用降者以守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敵不覺乃陽引兵攻南郭而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遂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

響應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近知一尉乃能如是朕喜而不寐卽命知陝州兼安撫使益蒐軍實增陴濬湟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與在神稷山以其衆歸願受節制彥仙辟爲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極力禦之而去建炎三年婁宿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擊之復大潰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兼同虢制置使度金人必併力來攻遣人詣宣撫張浚求三千騎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分爲十軍以正月朔旦爲始日輸一軍以攻至十日聚十軍併攻期三旬必拔彥先意氣如常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城中食盡煮豆以啖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

浚浚聞道賫金幣犒其軍。檄曲端領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頤登、楊伯孫自外來援，聞開傷，什僅有至者。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其才，陷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立斬其使，叱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設鈎索，日取鈎金人。春，斫城上守陴者傷殘，亦盡。城遂陷。彥仙率衆巷戰，左臂中刃，不殊。金人必欲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已而聞縱兵屠掠，歎曰：「金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故也。我何面目復生？」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盡戕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伍頃。紹興九年，宣撫周聿請卽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徙其廟。開州乾道八年，易

諡忠威彥仙。願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爲用。有讎略善。應變嘗略地至清澗。猝遇敵。依山植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敵疑有伏。引去。乃追襲之於隘。躡死相枕。時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而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不得西。城陷。民無二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敵。哭李觀察不絕。雲與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並贈官錄其家全。陝遂沒。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爲兄弟。聞胡夜叉衆彊舉所部聽命。彥仙嘗假夜叉官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被執。欲命以千戶。大罵不屈。婁宿怒釘五日。而磔之。至抉眼摘肝。

黑不絕。呂剛登夏縣人嘗爲僧後應募從彥仙功最多爲愛將入援時城已垂破身被重創相持泣曰得一見死且無恨方臥聞城陷遽起戰死。宋炎陝縣人以蹶張補秉義郎初圍時射死金人數百比再圍引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猶愛其善射欲活之炎不應併力戰死。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登進士徽宗制策問制禮作樂對以事親從兄爲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盡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哉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教授知金堂縣入爲辟雍學錄召對極言拓地開邊之害歷遷吏部員外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右諫議大夫金人構難胡議和戰遷守不一重告于欽宗決定守城之計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廸下令許人訐告有匿者死重曰如此則

子得告父弟得告兄奴婢告主豈初政所宜疏論止之又累疏
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轉中書舍人以多繳奏不合落職
知同州擢天章閣待制高宗卽位上疏論當今急務有四欲車
駕西幸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
緩敵勢大患有五謂法令不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
心離宜大奮乾斷登用忠直時關中缺守上詢長安帥劉岑薦
重擢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兼經略制置使復申前議請上
親幸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策之上
若駐節南陽控吳越齊楚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
爲進退此策之中儻因舊都再治城池據成皋峭函之險悉嚴
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渡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
又條奏關中形勢并防河事宜言自昔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

陝四路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頃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一應監司帥守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言近來號陝殘破解與河中已陷同華沿河與金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一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命官節制并委漕臣儲備以守不報乃留程迥提舉軍馬措置民兵金將婁宿已陷韓城時京兆兵皆調赴行在重慶勢不可支與迥詣种氏諸豪謀率眾保險俟敵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桑景詢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去者悉還旣而益迫復以迥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時應募者眾亮語

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棄去重然之遂與郭忠孝等分城固守重主東壁忠孝主西壁金人圍城忠孝引神臂弓射敵不得前重先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男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曰汝能徇國吾含笑入地矣又遣齊迎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臣民望絕雖竭智力無所施一死報上而已固守踰旬外援不至傅亮奪門出降城遂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使去辭曰死吾職也遂中流矢沒唐孺上其書帝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郭忠孝字立之樞密達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頤著易說就兼山先生以任補右班殿直登進士換文資授將作監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仕河南堯臯間爲河東路提舉王黼怒其廢格鹽法坐免靖康初名爲

軍器少監入對力陳追擊之策謂今不能制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條上十餘事皆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分隸河朔諸郡忠孝言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矧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改永興軍提點刑獄乃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統之使趨澤潞聽宣撫司節制金人深入忠孝與范致虛議河東無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可解城下之圍致虛以爲然檄重與河中席益同出河東以牽制之已引蒲解軍三千至猗氏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大軍失利引還及是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遂與景詢及副總管楊景閔判官曾謂主管機宜文字王尚俱死之程廸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郎延兵戰死永樂廸以門蔭得官從楊

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使臣合
薦廸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爲重所留金人近城廸欲
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不從廸率
諸司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曰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
俱生慷慨嗚咽衆皆感泣聽命及城破乃白亮所分地亮先出
降廸憤怒大呼其徒曰敵讐我矣降亦死不降亦死努力與鬪
多所斬殺復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絕而復蘇猶
厲聲叱戰不已及死容色如生贈明州觀察使與重同諡恭愍
官子昌諤忠孝亦贈大中大夫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爲右正言以論事忤
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初起爲荆湖提刑進直秘閣宣撫韓世忠
辟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三年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

與通判吳若安撫陳充共議上東南防守利便三卷勸帝移蹕江上以聯絡淮甸荆蜀之勢然後可繫南北離散之心若僻在一隅恐動失事幾致悞大計時世忠獨統銳卒住高郵社謂宜遣兵爲援旣而退保鎮江社又言王師一退似置江北於度外恐自此失中原心當急遣諸將親御六師上下協心庶幾可副中興之望上乃降詔親征五年召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歷吏戶兵刑四部侍郎進給事中爲張浚督府參謀官遣入奏事所言誇大宰相趙鼎抑之帝謂他日二相不和必由于社後果論事不合鼎請駕回臨安社言當振士氣以挫賊鋒不可遽退以示弱七年遷兵部尚書仍參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論罷劉光世命王德爲都統制鄭瑗副之二人素不協交訟於督府及御史臺朝廷罷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

仍命社往廬州節制之至日瓊等復面訟社論止之事雖稍定
社大不直瓊密奏乞罷瓊兵權及統制官斬賽其書吏漏語瓊
懼遂謀叛執統制官張璟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
之瓊率軍四萬渡淮降劉豫擁社及趙康直北行次三塔距淮
三十里社下馬曰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上馬罵曰我死則
死於此軍中豈無英雄乃盡隨鄆瓊叛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
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與康直皆遇害社妻吳
氏聞之持其括髮之帛自縊語備載弘道錄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
其忠贈康直徽猷閣待制

王忠植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紹興九年授武功大夫華州觀
察使忠義軍統制知代州舉兵復石代等十一州擢建寧軍承
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河東經略安撫使十年金人圍慶

陽師臣宋萬年乘城拒守力屈降金川陝宣撫胡世將檄慰撫以所部赴援陝西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使拜詔不肯就詣金帥撒離曷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厲聲大呼曰我太行義士誓不降賊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堊金帥怒忠植毅然請死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義節官其家十人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少負氣節有志當世登淳熙進士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其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以書遺家人曰人孰無死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若子能自立卽不死矣時教授史次泰亦被檄謀於震仲語曰大安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顧力不能拒義當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可不死因

屢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職遣僞都統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鵬飛餞宴之。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獨坐。夜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而真于蕭寺。閩郡爲之流涕。蜀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職伏誅。蜀帥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其二子表里曰義榮。吳獵復請名其廟曰旌忠諡以節毅。次秦眉山人。進士及第。時招者甚遽。次秦遷延回避。鵬飛迫之。其母年高有智。教以桐油塗兩目。末附子傳之比。至目益腫。因得放還。後併上其事。改秩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又高橋土豪巡檢郭靖先與四州之民不願臣金。見金封職爲蜀王。悉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行。過大安。遇震仲計口給粟。得無餓死。職盡驅使還。皆不肯行。靖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不能

以死報國。安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時有利路常平
幹官劉當可母王氏亦義不降。職與靖皆赴江死。端平二年因
追錄震仲孫補下州文學。併贈王氏和義郡夫人。當可與升官
差除。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舍選皆第一。慶元初
教授饒州。父母憂廬墓終喪。爲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二部
架閣。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擢知衢州。斬自南渡
來未嘗被兵。素乏備禦。誠之至。卽相視城壁。備樓櫓。築牛馬牆。
教閱廂禁民兵。激以賞罰。糴粟四萬。酒庫月例解錢悉寄公帑。
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任。已滿代者未至。遇金犯淮南。嘆曰。吾
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義當爲國死守。不濟則
以死繼之。乃與通判秦鉅協力捍禦。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

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
明日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敵移兵要衝爲必渡計
斬兵直前奮擊殺其部帥及將卒數十敵雖屢挫然攻益力竟
傳城下燔木柵圍之數重三月朔復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
窺城誠之爲疑兵以拒金人持書脅降誠之斬使而焚其書夜
出不意擣敵營敵爲之稍却會黃州失陷守臣何大節投江死
金併兵十萬餘來攻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楫赴援遷延
不進城遂陷誠之猶引兵巷戰死傷略盡子士允力戰亦死遂
引劒自刎妻許氏及婦若孫皆赴水死 秦鉅字子野檜之曾
孫城陷歸署疾呼吏人劉廸火諸倉庫後赴一望自焚子浚澤
偕死事聞贈誠之朝列大夫封正節侯鉅義烈侯秘閣修撰淳
祐十三年又加顯節侯立廟蘄州賜額褒忠妻及婦贈令人士

允迪功郎渡澤及教授阮希甫皆過直郎贈銀絹各二百防禦
判官趙汝標斯春簿籍時鳳錄事杜諤俱承務郎監斯司都大
監殿剛中承事郎時統制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
士李斌等皆關死司理趙與裕先率民兵奪關出外求援僅以
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沒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九 終